

〔苏〕列·瓦·索洛维也夫

游侠纳斯列金 与巴格达窃贼



Л51245
5996

游侠纳斯列金 与巴格达窃贼

〔苏〕列·瓦·索洛维也夫

赵增泉 林明扬 李锦华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Леонид Соловьёв

ПОВЕСТЬ О ХОДЖЕ НАСРЕДДИН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ЦК ВЛКС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58

根据苏联青年近卫军出版社1958年版译出

游侠纳斯列金与巴格达窃贼

[苏] 列·瓦·索洛维也夫 著

赵增泉 林明扬 李锦华 译

• •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外交部衙门31号)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排版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32开本 印张11.25 插页: 2 字数: 285000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1000

ISBN 7-5012-0050-5/I·18 统一书号: 10003·060

定价: 2.95元

目 录

第 一 部 分

第一回	隐姓埋名 浪迹天涯	义士幽居霍真特 毛驴踏破旧乾坤	1
第二回	哑僧开口 游侠结舌	谈玄机句句深奥 闻妙道字字惊心	7
第三回	情真意切 胆壮志坚	送娇妻千里探父 为穷人万难不辞	18
第四回	春风得意 美景宜人	纵情高歌阳关道 山花野草皆迷津	25
第五回	山高路险 孤村野店	人逢知己不相识 话不投机反成仇	30
第六回	病卧荒郊 邂逅陌路	大盗恶意赚游侠 壮士好心却蒙冤	35
第七回	名不虚传 身手不凡	窃贼大闹巴格达 神偷恶谑戏英雄	43
第八回	回忆过去 悔过自新	窃贼难改偷盗性 游侠指路结善缘	49
第九回	侠盗谒陵 舞女献技	茫茫尘世须向善 花花世界总迷人	59
第十回	为富不仁	富商巧取欺寡妇	65

	为官不正	大臣豪夺戏人妻	
第十一回	笑里藏刀	谗言惑主反遭累	76
	釜底抽薪	纵犯越狱骗君王	
第十二回	断头桥上	卖卜游侠施妙计	91
	萨易河畔	失马富翁上金钩	
第十三回	一箭双雕	揭隐私富商瞠目	96
	二虎相争	闻魔法权臣窃喜	
第十四回	顺水推舟	妙计巧设戏权贵	106
	风云突变	灵卦失灵陷囹圄	
第十五回	阴森可怖	人间地狱疑无路	111
	残暴狡猾	罗织罪名广有方	
第十六回	临危不惧	巧用智谋斗凶魔	116
	击中要害	揭破奸情镇敌威	
第十七回	愚臣愚顽	御前陈词释游侠	125
	壮士志壮	明枪暗箭斗群丑	
第十八回	朝臣内讧	赛马场上群魔舞	134
	游侠逞智	御前占卜戏君臣	
第十九回	物从天降	村童欢呼杜拉汗	148
	善果初结	窃贼感激指路人	
第二十回	移花接木	守陵人巧行善事	155
	诚感天地	穷寡妇收养孤儿	

第 二 部 分

第二十一回	豪情满怀	踏遍青山访湖霸	160
	壮志必酬	且看黄蜂斗蜘蛛	
第二十二回	豺狼成性	湖霸欲占民家女	167
	恋人多情	呼天唤地无救星	
第二十三回	巧走捷径	救难天使从天降	172
	再登险途	不辞千里筹万金	

第二十四回	仇人相逢 欲擒故纵	游侠湖霸双对奕 巧设圈套用智谋	179
第二十五回	毛驴登场 湖霸窥踪	四蹄畜牲演闹剧 两脚禽兽入迷团	191
第二十六回	窃贼有情 荡妇无耻	千里觅金闯龙潭 半夜寻欢卖风情	199
第二十七回	窃贼盗宝 大臣寻花	误入深闺窥全豹 躲进木箱难遮丑	207
第二十八回	心有灵犀 胸怀惻隐	一缕灵感救风尘 满腔热血为穷人	223
第二十九回	地献珍宝 天赐良缘	无心老人感天使 有情伴侣谢恩人	230
第三十回	敲骨吸髓 仗义疏财	恶棍逞凶欺百姓 义士放水济黎民	238
第三十一回	多行不义 略施机谋	蠕虫隐形惊恶棍 牲畜幻变显神通	247
第三十二回	驴变王子 王子成驴	锦衣宝刀斥湖主 长耳短尾吓煞人	256
第 三 部 分			
第三十三回	石破天惊 风云际会	弃婴问世怀大志 老姬启迪斗巨人	266
第三十四回	精变妙计 夺宠良策	竖耳毛驴成贵胄 媚语谰言惑毛驴	291
第三十五回	歪理法官 公正契约	歪理歪词断歪案 天公地公驴不公	298
第三十六回	疑团莫解 顿开茅塞	枉游星空观世界 济世良策在人间	310
第三十七回	一枕黄粱	梦中首相成画饼	327

	原形毕露	中魔王子终是驴	
第三十八回	法官欺心	欲媚娇娘坑寡妇.....	337
	游侠仗义	铁证如山鸣不平	
第三十九回	功德圆满	游侠回乡迎娇妻.....	319
	生活高尚	人间必定善胜恶	

第一部分

此后，商人夫妇冒着中午的酷暑，披着黎明的霞光，他们在继续赶路。他们越过高山，跨过沙漠，渡过大海，穿过草原，走了很长的时间，而且真主也一路保佑他们。终于在第三十天，他们到达了巴士拉城……

《一千零一夜》

第一回 隐姓埋名 义士幽居霍真特 浪迹天涯 毛驴踏破旧乾坤

离开布哈拉后，游侠纳斯列金和他的妻子古丽珍先到伊斯坦布尔，然后又到阿拉伯人那里去。他接连不断地搅乱了巴格达、麦地那、贝鲁特和巴士拉等城市的安宁，使大马士革陷入一场空前的混乱。然后他又顺路绕到开罗，在那里，他曾担任过短期的开罗首席法官。他也审过案，至于是怎样审案的，审判谁，已无从知道，然而有一点是众人皆知的，那就是事后，在埃及全国整整搜查和追捕了他两年。但那时游侠纳斯列金早就远离埃及，到遥远的地方去了。

这位不知疲倦的流浪汉没有在任何地方久留过。天一亮他就准备好了毛驴——古丽珍的白驴和自己的灰驴，重新上路，向遥远

的地方继续前进，每天换一个住宿地。凌晨，他们穿过暴风雪怒吼的山口，严寒几乎将他冻僵。中午，灼热的峡谷石壁烤焦了他的嘴唇。傍晚，他呼吸着山谷里的清新空气，有时也在小溪旁喝口浑浊的水。远处看得见的山顶上的皑皑白雪就是那小溪的源泉。

不停地流浪似乎是他的愿望，但不论流浪到哪里，大地上总要留下那纤小而又密密麻麻的毛驴蹄印。有妻室的人自然应当有后代，游侠纳斯列金也不例外，他们婚后的第四个年头，古丽珍为他生下了第四个儿子。游侠纳斯列金高兴极了，古丽珍当然也高兴，小兄弟们也欢天喜地地拍着小手，甚至连那头白驴也吼叫着向所有的两条腿的（不论是有羽毛的还是没羽毛的）、四条腿的、水里游的和地上爬的动物庄严地宣告小主人的诞生。唯有那头灰驴不高兴，它愁眉苦脸地摆动着耳朵，痴呆地望着地面，甚至对春意盎然的四周美景也不屑一顾。

一个月之后，古丽珍骑着白驴，游侠纳斯列金骑着灰驴又往前赶路了。大儿子坐在游侠纳斯列金的前边，坐在驴脖子上；二儿子在后边，坐在驴的骶骨上，还揪着驴尾巴为它剔除杂毛，玩得非常开心；搭在鞍子两旁的褡裢里，右边装着三儿子，左边装着四儿子。

“古丽珍，最近我的毛驴怎么有点苦闷啦，”游侠纳斯列金问道，“它别生病吧，真主啊，救救我们吧！发发慈悲，别让我们遭这种灾难！”

“到前面集市上买条好鞭子，它马上就会高兴起来。”古丽珍提议说。

毛驴似乎注意到了这些话，叹了口气，心里在抱怨自己的主人。

一年过去了。明媚的春天又降临人间，南风吹绽了杏花，果园里浮动着红红白白的花的波浪；到处充满了吱吱喳喳、唧唧啾啾、婉转悦耳的鸟鸣声；溪水溢过堤岸，彻夜不停地发出象喇叭一样奔放而雄壮的声音。有一天在住地休息，灰驴不时地啃食着

刚刚出土的春天嫩草，看了看古丽珍，发现她的身子又笨重了许多。它相信自己的看法是公正的，于是吼叫了一声，挣开缰绳躲到旁边去啃灌木的枝条去了。

这时候游侠纳斯列金才想到他那长耳朵伙伴郁闷不乐的原因。

“啊，我的漂亮的古丽珍，”他说道，“要是你把两个最小的孩子驮在白驴上，那将是公正的。”

从此以后，白驴也闷闷不乐起来，灰驴却相反，它竖起耳朵，甩动着尾巴，在大路上灵巧地迈着四只蹄子一溜小跑。

这样又过了两年，两头驴都开始郁郁寡欢了。

“或许该再买头毛驴了吧？”古丽珍建议说。

“啊，我的无比俏丽的小玫瑰花，要是这样下去，我们的背很快将组成一个商队了！”游侠纳斯列金回答说，“不，我已经看到，对我来说四海漫游的年华已经过去，现在已到静观和思考的岁数了。”

“哈哈，谢天谢地！”古丽珍喊叫起来，“你终于明白过来，象你这样岁数又拖家带口的，别再象个无家可归的浪荡汉一样到处流浪了。我们到布哈拉去吧，住在我父亲那里……”

“慢着，”游侠纳斯列金打断了她的话，“难道你忘了，现在统治着布哈拉的还是那个绝顶英明的埃米尔，他当然还会记得自己宫廷里的占星术士侯赛因·侯斯里。最好我们还是在这里找个地方住下，或是科坎特，或是霍真特。”

这天，他们把准备过夜的帐篷搭在一个高地上，从这里可以看到两条道路：一条是通向科坎特的宽阔的商路；一条是通往霍真特的乡间小路。由骆驼商队、双轮大车队、骑牲口的和徒步的人汇集成的吵吵嚷嚷的人流，他们在浓密的灰尘烟云中沿着通往科坎特的大路上慢慢地移动着；在去霍真特的小路上却静悄悄地空旷无人，绚丽的彩霞将明净的天空染成了绯红色。

“我们到科坎特去吧！”游侠纳斯列金说道。

“不，最好还是去霍真特。”古丽珍回答说，“我对大城市、对吵闹的市场感到厌倦，我想安静地休息。”

他知道自己犯了个错误。因为他熟悉自己伴侣的脾气，如果想去科坎特，就应当提议去霍真特，那时她就会喊叫：“这么偏僻的地方怎么行！”第二天清晨他们就会向科坎特出发。现在要纠正已经来不及了，至于争论，那就更危险，因为古老的谚语说得好：“同老婆争吵，就要缩短寿命。”

游侠纳斯列金叹口气，说道：

“从前某个时候我曾到过霍真特，到现在我还记得当地出产的一种名贵葡萄的味道。好吧，听你的……”

他们就在霍真特城郊的拉佐克村住下来，它坐落在锡尔河岸边，是个有名的烧饼村。大河世代哺育着这里的人，湍急的河水从峡谷流向盆地，它在这里抑制住自己奔腾咆哮的性格，平静地、然而是有力地从霍真特旁边流过，并给这里的所有生物以及人类以生命。每天晚上，游侠纳斯列金的孩子们都在河水拍击黄土堤岸的声音伴奏下进入甜美的梦乡。

在那个年代，霍真特昔日的荣誉及其繁华盛况已荡然无存了。现在它是个死气沉沉的小城市。这里居住着小商贩、种植果园和葡萄园的农民，还有许多戴着缠头巾的老态龙钟的老头，他们是失势的毛拉、神学教师、教士和宗教法官。有些老头去清真寺作祈祷，有些老头却坐在茶馆里聊天或在大街、小巷和广场上游逛。他们那有气无力的咳嗽声和鞋底磨擦地皮的沙沙声响遍全城。在一个城市里有这么多老头颇有些奇怪，看来他们似乎是私下约定要将自己的遗体奉献给霍真特的黄土大地，并为此目的而从穆斯林世界的各个角落云集到这里来的。

霍真特被许多水源充沛的从四面八方来的水溪围绕着，高山峻岭为它遮挡住刺骨的寒风，这里有许多果树园和葡萄园。对于所有被生活的风浪折磨得疲惫不堪的人来说，这里是真正的天堂。所以霍真特人从来都不知疲倦地感谢真主给他们带来幸福，

并生活在如此美好的地方。

全城唯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乌扎克巴依。他过去是撒马尔罕市场的监管人。一般说来，这个乌扎克巴依是个孤僻的、不易亲近的人。他总是戴着一副硕大的墨镜遮住半个面孔，同谁都不接近，也不交谈。他既不上别人那里去作客，也不邀请别人。这种不合群的怪脾气使他的邻居们得出一个结论：他怀着一颗充满恶念的黑心。孩子们一看见他就急忙躲开，躲到屋角和围墙后面去喊叫：“猫头鹰！戴眼镜的猫头鹰！”但他一声不响，只是摇摇头，对这种绰号哭笑不得。

对，在乌扎克巴依面貌掩盖下的游侠纳斯列金心里明白，在这么小的城市里，人与人之间朝夕相处，只要说错一句话或走错一步路，就足以使自己和自己的家庭彻底毁灭！他不得不用深色墨镜遮住自己的面孔，不得使用别人的名字，并用孤僻的脾气来吓唬邻居。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告诉大家，霍真特是个阴森可怖的监狱，而自己则是世上的不幸者。

游侠纳斯列金痛苦地抱怨真主往他心灵里装进了相互矛盾、相互敌视的两种因素：对流浪生活的强烈欲望和对家庭的炽热爱恋。这两种折磨他的力量在激烈地冲突着，而他自己却成了真正的牺牲品，把痛苦深深地埋在心底。他向谁去倾诉，谁会同他分忧？是自己忠贞的、亲爱的伴侣古丽珍吗？然而她正是使自己受折磨的力量的体现者；第二种力量的体现者是他的毛驴，它在牲口棚里拴着都长膘了，还在安静地打瞌睡。虽然它不会说话，但到了晚上却在他面前流露出一不高兴的样子。

新的一天开始了，仍象昨天一样，游侠纳斯列金又得戴上墨镜，透过镜片，太阳也显得黯然无光，他到市场上去买东西，回来后在小院里、在果园或棚子里干些家务琐事。

晚上的时间总是属于他的。主人不在，家里人又吃过了晚饭，这时，他正坐在紧靠锡尔河边的一家茶馆里。

这是整个霍真特城最简陋、最肮脏的一家茶馆，只有叫花子、

小偷、流浪汉和城市的其他败类才到这里来。游侠纳斯列金感到自己在这里很安全。

羊脂灯盏里冒着浓浓的黑烟。麻脸的茶馆老板是各种脏物的买主，他长着扁平的鼻子，不知羞耻地抽动着鼻孔，在开水锅前瞎忙。很快地客人就聚齐了，驼背的、瘸腿的、瞎眼的、病弱无力的、害热病的、长疮痂的、流脓的、拄着棍子和手杖的客人从四面八方来到茶馆。他们叫喊、骂街和争吵着，盘算一天来微不足道的收获和失算。他们身上的那些连吉卜赛“柳利”部落的最高首领也无法断定其来源的破衣烂衫散发出冲天的臭气，这种臭气占据了整个空间，绣花小圆帽上的油垢多得简直可以榨出油来。看着昏暗灯光下这些衣衫褴褛的人们在窄小的地方蠕动着，游侠纳斯列金痛苦地想到：“这里就是那个无边无际的美好世界给我剩下的唯一的一块小天地了！”

然而，广阔的、敞开着的世界展现在他面前……霞光黯然逝去，余辉熄灭了，静静的河水也在呼吸着凉爽而新鲜的空气——世界听从着黑夜的支配，明亮而清晰的繁星透过空气中黑色的天幕把颤动的、晶莹的光线投向大地，这就是波斯诗人哈菲兹说的“天使们的心弦”。

游侠纳斯列金没有匆忙回家。有一半客人已经并排地躺在地板上呼呼睡着了；茶馆老板已经熄灭了灶下的火；远处传来第一遍的半夜鸡叫声。他坐在那里仍然在思索，企图找到一种能够调和心中那两种相互敌视力量的出路，以便把自己从霍真特的难于忍受的禁锢中解救出来。

这时候他还不知道，自己在霍真特的囚禁生活已经结束了。他在等待时机，以便把它升华到理智上来，然后再付诸实行。它犹如悬空的物体，只欠推动一下了！

第二回 哑僧开口 谈玄机句句深奥 游侠结舌 闻妙道字字惊心

命运终于给他带来了一次惊人的机缘，而且也成为本故事的开端。

游侠纳斯列金每天晚上去茶馆时，总要从一个聋哑的乞丐身边经过。那个乞丐坐在古老的半颓塌的古哈尔沙德清真寺入口处的席棚底下。看起来，这是一个极普通的叫花子，他同那些沿街游逛的，或者是云集在清真寺、陵墓和其他神圣地方的无数同行们没有什么两样，要给这些善男信女宽解心灵，当然首先要宽解他们的钱袋。但有一点使人疑惑不解，那就是他为什么要在这座早已荒废的、谁也不肯光顾的、并对他的事业的昌盛没有多大益处的清真寺门口乞求施舍呢？他每天从游侠纳斯列金手里得到半担戈的银币之后，就默默地鞠个躬并报以温柔的目光表示感谢。老人的慈祥目光犹如重新又回到了那早已逝去的童年时代，清晰可辨。他拾起那块满是破洞的坐垫回到清真寺去，那里已成为他的栖身之地，他孤独的一个人同蝙蝠和猫头鹰相伴。

冬末的一个阴霾的黄昏，这位聋哑的叫花子突然开口说话了。那天，乌云遮蔽了晚霞，雨点斜打在墙壁上，光秃秃的树枝被风吹得呼呼作响，水洼里浮动着一层层涟漪，老人头上的席棚也在扭动着、摇晃着。游侠纳斯列金站在老人面前，正伸手到口袋里掏硬币时，叫花子便向他伸出一只骨瘦如柴的手，以充满热情的声音说道：

“啊，游侠纳斯列金，别发愁，你很快就要摘掉自己的眼镜

了。”

游侠纳斯列金睁大了眼睛，张口结舌地站在那里，手还在口袋里。他洞悉叫花子们的全部狡黠伎俩，对哑人说话并不感到惊奇，但老头从哪里知道他的名字？

叫花子猜到了对方的心思。

“不用怕，游侠纳斯列金！”他那惨白的眼底深处闪动着光芒，“我相信能得到你的帮助。多年来我一直寻求同你攀谈的机会，从前虽然多次见过你，但一直没有谈成。我在布哈拉见过你，那时候你正捧着茶碗坐在列比哈乌兹池塘的旁边，在撒马尔罕见过你……”

“等一下，”游侠纳斯列金打断了他的话，因为叫花子的每一句话都使他惊愕不已，“你用什么方法，从哪里知道我搬到这里来了呢？你的话引起了我心里面的不安。”

“啊，快把这种不安从你内心里驱散吧！世上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你在这里，是我们秘密的‘缄默和领悟’兄弟会，也称为‘星空旅行者’托钵僧教团的一位教友告诉我的。初冬的一天，他从市场经过，恰巧在那一瞬间他见到了你，当时有个粗心的脚夫用背上的包裹把你的墨镜碰掉在地上……”

“噢，我想起来了！”游侠纳斯列金回答说，“他能在一瞬间把我认出来，可见你那教友有一双极敏锐的眼睛。你能相信他没有把‘缄默和领悟’兄弟会同其他的，甚至是同秘密的‘探听者’、‘窥视者’和‘跟踪者’兄弟会搞在一起吗？”

“别作孽！”叫花子严肃地说，“他是个有道德的人，我对他的回忆是神圣的，他已经超脱了尘世，到另一个更高的世界去了。”

“请原谅，聪明的老人家，”游侠纳斯列金说，他从托钵僧身上感到一种内在的引力和信任，“请告诉我，为什么在今天才向我打招呼？”

“按我们的规矩，一年内有三百六十三天是哑人，”老头回

答说，“一年的缄默之后你是第一个同我对话的人。一年内我能说话的那两天正是从今天开始，所以我的嘴巴启封了。至于说我们从前的会面，要么早于这两天，要么晚于这两天，虽然我我心里非常希望同你说话，但心都被泪水淹没了，还是没有开口。”

“说吧，你有什么苦恼，希望我给你什么样的帮助？”游侠纳斯列金大声说道，他被老头的话感动了，“可敬的老人家，或许你需要钱吧？恰好我在某个隐秘的地方还藏有一百五十担戈，这钱连我老婆也不知道。”

“我作为托钵僧，除了精神财富之外，在尘世上不追求任何好处。”老头庄严地回答说，“不，不是钱的事，我请求你……不，这里，在大路上，在风口里不适宜谈论那种事情，跟我来吧！”

他们走进断壁颓垣的清真寺。

老头把客人带进一个仿佛幸免于地震灾难的小房间，用火镰取火点上灯。游侠纳斯列金看见屋角里有一堆干草，这就是老人的床铺，还有一个盛水的陶罐，一只破碗，上面盖着一张被老鼠啃去边缘的干硬而灰黑的饼。除此之外，什么东西也没有，而老头什么也不需要，因为他已经领悟了自己的全部渊藪和托钵僧教义的真谛。

老人拿起饼，仔细地掰去被耗子咬过的边缘，把碎饼渣放在布片上送到墙角的老鼠洞口，然后把饼分成两半，把一半送给客人，说道：

“谈话之前我们先吃晚饭。”

墙外吼叫着的风透过墙缝进入了小屋，油灯上微弱的火苗不断地在起伏和摆动着；随着火苗的摇晃，人影也在墙壁上和天花板上晃动着，长着鹰勾鼻子的老头的瘦脸也在墙壁上忽隐忽现。

就在这里，在这简陋的小屋里，在唿哨的风声、雨声，以及草堆里耗子的尖叫声中，他们的谈话开始了。老头走向墙角，从草堆底下取出一个小布包，把它解开，将一把小小的银币摊在石头地板上。

“你看，这就是你放在我碗里的那些钱，我都保存着，也包括你昨天晚上给我的那块硬币。你都拿去同你老婆还不知道的那一百五十担戈放在一起吧！”

“我还从来没有拿回过已经施舍出去的钱！”游侠纳斯列金说道，“可敬的老人家，还是你留下这些钱，有机会把它送给某个家境困难的穷人。现在你说吧，你需要什么样的帮助？”

老头没有回答。他陷入了沉思，从叹息声来判断，他的心情很沉重。待了很长时间，灯芯上结了灯花，迸发着火星啪啪地响着，火苗仅剩下一丁点了。

游侠纳斯列金用小木棍小心翼翼地将灯花除去，火苗又旺盛起来，照亮了老头的身影。

老人抬起头，说道：

“游侠纳斯列金，你先告诉我，你认清了自己的信仰没有？”

“自己的信仰？”游侠纳斯列金感到闷得奇怪，“在童年时期我就知道了。伊斯兰就是我的信仰，虽然我应当承认，我常常违背它。”

“这是共同的信仰。”老头解释说，“对每个活着的人都敞开着的还有一种只为个人而存在的个人信仰。我问的是仅属于你自己的个人信仰。”

游侠纳斯列金不得不承认，他还不知道自己的个人信仰。

“我也是这么想。”老人断定地说，“然而，恰好这里藏有一把钥匙，它能解开所有折磨着我们的迷团。对你来说，认清自己的信仰能将黑暗变为光明，糊涂变为清晰，谬误变为合理。游侠纳斯列金呀，你的生活总是充满着活力，但在以前这只是它的表象而已，那时候，作为不受任何欲望干扰的灵魂，只有健康的思想就足够了，它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去领悟自己同世界的统一性。现在动的表象要让位于静的内在，你要同你的灵魂一起周游，似乎它也同样地牵着自己的毛驴，从布哈拉的起因到伊斯坦布尔的后果，从巴格达的怀疑到大马士革的否定。游侠纳斯列金呀，去